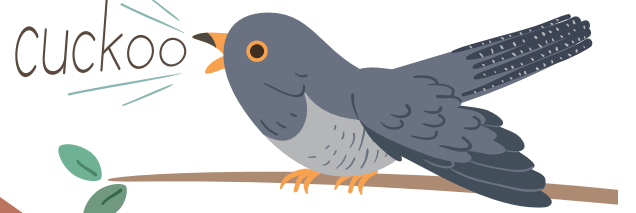


黑森林鐘錶協會主席 Jürgen Cl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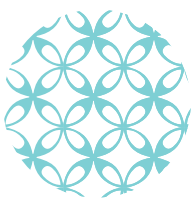
願港人藉布穀鳥鐘



欣賞



▲ Jürgen Clute 的藏品別具特色。主辦方供圖



時間之美



▲ 2013年「黑森林年度時鐘」第二名。主辦方供圖

▶ 2006年「黑森林年度時鐘」第一名。主辦方供圖



◆ Jürgen Clute 示範布穀鳥鐘的製作步驟。



融會各地文化元素以拓闊受眾

如何保育傳統手工藝並使其與時並進，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對 Jürgen Clute 而言，這其實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最重要是保留傳統工藝的靈魂。「黑森林的工匠對於這項手藝和自己的家鄉總是充滿熱情，他們的热情已經融入布穀鳥鐘之中，再傳遞至全世界。如今的布穀鳥鐘已經加入了更多精巧的設計，或可演奏樂曲，或可發出光亮，同時也會融會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元素以拓闊受眾。」

工匠流失同樣也是所有傳統手工藝所要面臨的危機，布穀鳥鐘工藝也不例外，「如今

的工匠的確沒有之前那樣多，願意入行的年輕新血也愈來愈少，因訓練一位專業工匠至少需要六至七年的時間，前景也不如其他行業般多姿多彩。」他補充道，「黑森林鐘錶協會每年都會在黑森林地區舉辦宣講會介紹布穀鳥鐘，也會通過頒發證書的形式使布穀鳥鐘製作工藝更為專業化，同時會邀請當地年輕人進入我的公司學習木工相關知識，今年歐洲一個組織也將布穀鳥鐘認定為一項受保護的文化遺產，希望這些措施都可以使更多年輕人成為推動布穀鳥鐘傳統工藝傳承發展的堅實力量。」

「CucKoo! 谷咕！」布穀鳥鐘屋的小木門敞開，小鳥探出身子，報時的鳥鳴清脆悅耳，木屋下的小人偶翩翩起舞，而那濃郁的木香，彷彿來自大自然的呼吸，帶你進入德國黑森林的時間傳奇——布穀鳥鐘起源地，一個聞名於世的德國高端藝術鐘錶聖地。而對黑森林鐘錶協會主席 Jürgen Clute 而言，布穀鳥鐘不僅是時間的指引，也是文化的代表，承載着黑森林的百年傳統和人文生活氣息，他不僅想將這份文化瑰寶與港人共享，更願更多繁忙都市人在布穀鳥鐘聲中學會欣賞時間之美，享受節日時光和家庭的溫暖，在短暫停留後再思考未來前行的方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MCP 新都城中心由即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 日舉辦亞洲首個布穀鳥鐘聖誕盛會，展出來自德國黑森林的八大布穀鳥鐘作品，其中包括由 Hönes Uhren GmbH 呈獻的兩款獲得最高榮譽的「黑森林年度時鐘」得獎作品，彰顯其在黑森林地區文化中的重要性與價值。同時，Jürgen Clute 也攜同其精選之個人珍藏布穀鳥鐘作品來到香港，並親自示範時鐘的製作過程，讓港人足不出戶也可近距離欣賞黑森林製造鐘錶的卓越工藝，共同踏入故事與傳統交織的時光之河。



◆ Jürgen Clute

當 Jürgen Clute 收到邀請來港時，其實未曾構思應如何在香港展示布穀鳥鐘。他說：「香港是個摩登而繁忙的城市，與布穀鳥鐘的文化似乎格格不入。而當我到了香港之後，發現在這樣一個節奏快速的都市，其實更需要展示這種類型的工藝，使人們學會欣賞時間，享受節日時光和家庭的溫暖，在短暫停留後再思考未來前行的方向。」

布穀鳥鐘影響力跨越國界

可以說，這世上沒有一座布穀鳥鐘是相同的。每座布穀鳥鐘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從內部的機械組件到外部的木雕細節，皆以德國傳統手工技藝完成。Jürgen Clute 娓娓道來布穀鳥鐘的歷史：「十七世紀時，黑森林已經有着製鐘的文化，布穀鳥鐘是其中的一款產品。在嚴寒的冬日，農夫會就地取材來製鐘，創作靈感則來源於日常生活。」款款精巧的布穀鳥鐘乍看頗為相似，其實箇中細節各不相同，別有趣味——木屋前的人偶或載歌載舞慶祝節日，或熱火朝天地伐木鋸木，或撐起布穀鳥鐘成品赴外售賣，這種種情景皆是當地民眾日常生活的真實反映。正如他所言，布穀鳥鐘承載着黑森林的傳統工藝和人文氣息，長久流傳至今。

而作為地方特色的布穀鳥鐘，又是如何成為一種廣傳於歐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符號？Jürgen Clute 介紹道：「當年農夫完成製作後，會揹着布穀鳥鐘去到不同國家售賣，後

因為世界大戰的緣故，人們不斷移民，離開故土的同時也將時鐘傳統文化帶到更多地方，而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造船業，很多工匠都是來自於黑森林。」他還提到，布穀鳥鐘已是德國政要外交致送紀念品的選擇之一，而在西藏的兩座寺廟中也有着布穀鳥鐘的收藏，由此可見黑森林傳統製鐘工藝的影響力早已跨越國界。

回歸傳統工藝致力傳揚

Jürgen Clute 與布穀鳥鐘的淵源頗深，他成長於鐘錶工匠世家，少時卻對製鐘無甚興趣，他笑說：「我第一次接觸布穀鳥鐘是五六歲時，用紙球去投擲它。」十八九歲時，父親讓他接手家族公司，他堅決拒絕，而是選擇了其他領域去探索自己的興趣，並於大學時修讀海洋學。畢業後，他進入另一間鐘錶公司從事工程設計，後再受邀出任 Anton Schneider Clocks 公司的總裁，至今已逾 30 年。他介紹道：「黑森林地區的鐘錶公司大部分都是家族企業，Anton 公司成立於 1848 年，如今已傳承至第六代，聘請我也是因為他們家族沒有人再從事鐘錶製作。」

兜兜轉轉，他終是回到了鐘錶製造業，無論是出任公司總裁抑或協會主席，他都在竭盡己力將這項傳統手工藝傳承並發揚下去。他熟悉布穀鳥鐘的所有製作步驟，閒暇時也會親手製作，那份對傳統工藝和家鄉的熱情，從未改變。

「一生情意戲裏盡」 台灣知名劇作家王安祈的戲曲人生

「我一輩子什麼都不會，就喜歡京劇。這一生，我的情感、意念都在戲裏。一生情意戲裏盡。」年近古稀的台灣知名劇作家、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近日在台北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道出自己的戲曲人生。她一生摯愛京劇，集創作、教學、編劇與藝術總監於一身，被認為是「實務與理論兼具的傑出劇作家」。她以傳承戲曲、推動京劇現代化為終身志業，將戲曲融入生命之中。

打娘胎裏開始聽戲

「京劇對我而言是胎教。」王安祈笑言，自己戲齡比年齡大 10 個月，對京劇的興趣源於母親。王安祈的母親生於蘇州，長在天津，自小喜歡京劇，不到十歲就「混」進後台，向後來成為京劇大師的少年李少春要到簽名照，喜滋滋去瀋陽向戲迷男男炫耀。不料正逢「九一八」事變，她一到東北就被推上火車折返天津。那張簽名照成為母親的精神寄託，戰亂年代一路相隨，後來還被帶到台灣。母親常收聽廣播電台戲曲節目，絲竹管弦熏陶着兒時的王安祈。她六歲起便進戲院看戲。「我的情感、經驗全從京劇中來。」王安祈回憶說，她五歲聽《羅成叫關》唱片，竟止不住流下淚來；小學時聽京劇《祭江》，體會到超齡的人生情感。她癡迷於動人的唱腔，抄寫着一句句戲詞念白。在兩岸隔絕年代，她還常聽從大陸流傳而來的京劇唱片，了解新編戲風格。假日，她隨母親踏遍台北的劇場，常是台下最小的觀眾。同學中流行的是西洋歌曲，身旁無同齡人聽戲，這令她頗感孤單寂寞。「我所有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都來自戲曲。」王安祈很小就開始思考，為什麼京劇難以被

現代人接受？默默立志「一定要讓京劇現代化」。

打造京劇新美學

以夢為馬，王安祈對京劇的喜愛隨年齡增長愈加熱烈，朝着志向不停奔跑。上世紀七十年代，她毫不猶豫選擇了台灣大學中文系：「我要讀文學，把傳統詩詞根基打好，才能更好投入戲曲創作。」她接連在台大取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學習之餘，她看戲也評戲，引起京劇界名家注意。博士畢業當晚，她便接到改編劇本的工作。《孔雀東南飛》、《再生緣》……越來越多劇團找王安祈合作，她忙得不可開交，不亦樂乎。2002 年，她受邀擔任國光劇團藝術總監，更深入戲曲實務，全力探索京劇現代化。「我想的現代化不是加燈光布景，讓服裝舞台變得很現代，而是要新編劇本。劇本要與現代人的情感思想接軌，才能被現代人接受。」她說。《三個人兒兩盞燈》呈現的寂寞感，《金鎖記》意象化文辭營造的情境，《孟小冬》喃喃自語的筆法透露絲絲心緒……編劇之於王安祈，像一趟「向內凝視深掘」的旅程。在她筆下，故事還是那個故事，傳統價值未被否定，但運用古典文辭、文學技法，生動捕捉劇中人物情感，立體塑造人物形象。新編京劇大獲好評，吸引了一批新觀眾，也引來不少質疑，甚至有人認為她是離經叛道。2009 年冬天，國光劇團攜新京劇《金鎖記》到大陸演出，引起轟動。在北京大學那一場，謝幕時已近晚上 11 時，「竟有 800 多人留下座談」，令她始料未及。後來，劇團新編戲獲評「台灣京劇新美學」，在上海演出時受到戲迷肯定，讓她更堅定京



◆王安祈在位於台北的國光劇團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



◆2009年，王安祈（左）和主演魏海敏出席台灣新編京劇《金鎖記》首次亮相大陸的新聞發布會。

劇現代化探索的方向。

「每次創作都是全新探索。」她說，「隱喻、鏡像、後設、意識流、蒙太奇……諸多文學筆法、文化理論與傳統戲曲表演藝術結合，激發了京劇的各種可能。」

兩岸有責任共同傳承京劇藝術

「文學化、現代化是京劇新美學的核心價值。它仍在發展，將與文學及各類當代藝術同步前行。」30 年不斷探索，王安祈時時掛念京劇的傳承發展。1985 年起，她先後在新竹清華大學、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執教 30 餘年。培養戲曲創作人才是她專注的目標。課堂上，她不要求學生編出符合京劇格律的劇本，更強調「把腦袋打開」。「我很幸運，始終留着一隻眼睛在高校。」她說，研究教學與實際劇場經驗合而為一，讓她知曉年輕人喜好，更好改編劇本。近幾十年，京劇在台灣不斷式微。只有一所戲曲學校，還常招不滿人導致人才短缺，師資力量缺乏讓演員基礎不足。為此，王安祈一直呼籲：「劇校劇團應更積極投入人才培育，京劇在台灣才能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教學上我們要仰賴大陸。」王安祈說，多年來，

兩岸京劇界加強交流合作 and 人才培養，包括請大陸老師來台教學，或送學生寒暑假到大陸學習。疫情期間，島內學生也堅持通過視頻方式進行學習。「在大陸的京劇學習環境下，台灣學生意識到傳統深不可測，激發出向上的動力，努力打好基礎。」王安祈對新生代京劇演員的變化頗感欣慰。「世上沒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每當我構思新戲時，總有影像浮現眼前，那是母親緊握着簽名照的身影。」王安祈說，京劇源於大陸，根在大陸，京劇在台灣要發展好，與大陸的交流必不可少。幾十年來，她奔走兩岸，熱心參與戲曲交流，與大陸同行合作編戲。在她看來，大陸戲曲傳承綿綿不絕，名角如雲、觀之不盡，台灣戲壇則擅長創新，彼此交流更能碰撞出耀眼火花。「戲曲是兩岸共享、共同珍愛的傳統藝術。」王安祈認為，兩岸有責任共同努力，將這一藝術瑰寶傳承下去。如今，王安祈仍奔走於戲曲研究的路上。因與癌症抗爭多年，不再允許高強度工作，她準備卸下劇團職務。但談及未來，這位劇作家說：「我會繼續聽戲、評戲。我一輩子都在戲裏，都在等待一齣更好的戲！」

◆文、圖：新華社